

中國古籍中所載毒菌及其毒性

蘆笛

（University of Kent，本會通信會員）

摘要 中國古籍中保存了大量和毒菌有關的資料，為探討古人對待毒菌的態度提供了參考。這些資料可分為以下幾類：毒菌中毒事件及相關奇聞異俗、毒菌及其毒性之一般性記載、毒菌及其毒性之辨別、毒菌中毒之癥狀、治療毒菌中毒之方法、毒菌毒性成因之討論（至於解毒方法，筆者將另撰文考察）。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分析可以發現，古人對毒菌中毒癥狀多有細緻描述，然無可靠的辨別毒菌的方法，故而中毒事件代有發生。中國古代之所以沒有發展出可靠的辨別毒菌的方法，究其原因，除了毒菌辨別之不易外，還在於古人往往把毒菌毒性的產生歸結為外因所致，故而為其誤採誤食造成了麻煩。

關鍵詞：大型真菌、毒菌、毒性、科學史

一、前言

大型真菌是獨立於動植物以外的一類生物，其中既有可供美饌的食用菌，也有損人性命的毒菌，二者在距今約兩千多年前的中西典籍中皆有相關記載¹。毒菌毒性的發現和治療，往往以人的生命為代價。中國目前共發現 421 種有毒的大型真菌（包括可疑的）²，它們過去不僅時常使我們的先輩中毒，現在還時常使我們周圍的一些人生命垂危³。為什麼在分類學和毒理學更為完備和科學的今天，還經常會發生毒菌中毒事件呢？這在生物學史和醫學史研究領域裡，實在不失為一個有意思的題目。欲究其原因，則不能不對古代的相關文獻加以梳理和研究。然而關於中國古籍中有關毒菌的系統研究，前人未有觸及。現不自揣陋，試拋磚引玉，就正於大方之家。

蘆笛，University of Kent 研究生，本會通信會員。電郵：ludiresearch@gmail.com。

¹ William Houghton，〈Notices of Fungi in Greek and Latin Authors〉，《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885 年，第 15 卷，頁 22-49；A. H. Reginald Buller，〈The fungus lore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Transactions of the British Mycological Society》，1914-1916 年，第 5 卷，頁 21-66；LU Di，〈Ancient Chinese People's Knowledge of Macrofungi to 220 AD〉，《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Biology》，2011 年，第 3 卷第 1 期，頁 45-62。

² 卯曉嵐，〈中國毒菌物種多樣性及其毒素〉，《菌物學報》，2006 年，第 25 卷第 3 期，頁 345-363。

³ 例如：徐天惠，劉強，〈安徽的毒菌及其毒性研究〉，《安徽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8 年，第 1 期，頁 70-75；佚名，〈貴州常見毒菌〉，《貴州林業科技》，1985 年，第 4 期，頁 25-42；周春萍，〈貴州首次報道的兩種新毒菌〉，《微生物學通報》，1990 年，第 2 期，頁 74-76；尚衍重等，〈內蒙古毒蘑菇名錄〉，《吉林農業大學學報》，1998 年，第 20 卷第 S1 期，頁 223；張樹溪等，〈湖南省毒菌生物學特性及其中毒防治的研究〉，《實用預防醫學》，1994 年，第 1 卷第 3 期，頁 170-171。

二、毒菌中毒事件和相關掌故

有關毒菌的古代文獻中，常出現「菌」、「蕈」二字。《爾雅·釋草》云：「中槁，菌。」郭璞注：「地蕈也。」⁴《說文解字》云：「菌，地蕈也。」又云：「蕈，桑⁵。」可見「菌」原指地上生長的大型真菌，而「蕈」則原指樹上的大型真菌。不過「菌」、「蕈」二字後來往往被不加區別地使用，泛指大型真菌。這是需要注意的，筆者將另撰文考述。

在唐以後古籍，尤其是筆記中，有關因誤食毒菌而中毒的事件多有記載。除此之外，和毒菌相關的一些特別的風俗和奇聞也屢見筆端。現一併彙錄如下（類書等其它古籍所轉引之條目則不再贅錄）。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著手即毒，試著口即死。

6

按，「冶葛」有時又作「野葛」，但並非現在的無毒的野葛（*Pueraria lobata*），而是毒性極強的鉤吻（*Gelsemium elegans*）（見下條）。嶺南人為了獲取生於屍體的毒菌以製作毒藥，不惜讓奴隸食用鉤吻而死，其殘酷如此！大概嶺南人認為鉤吻的毒性可以借人屍轉移到土壤，進而被吸收進大型真菌體內，從而成為毒菌，所以距死屍越遠，毒性擴散去的越少，毒菌的毒性越弱。以現代真菌學知識來看，死屍雖能為土壤增加營養，但是用這種方法其實並不一定能獲得大型真菌；即便獲得，也並非一定是毒菌。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之〈解紛一〉「鉤吻」條：

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于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于野葛。⁷

按，「彼人」大概就是上述的嶺南人。此處還提到了以鉤吻殺人的具體做法，但是卻把屍體懸掛於樹，用屍體上留下的汁液來培育和獲取毒菌。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七〈廣東植之二〉「蟲篇」：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⁸

按，此則異聞又與嶺南有關，認為毒蜂是由毒菌變化所生。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載：

江夏漢陽縣出毒菌，號茹閻，非茅菟也。每歲供進，縣司常令人于田野間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從下風而過，避其氣也。採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氣入竹，一時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檉柳皮蒙手以取，用氈包之，亦檉柳皮重裹，縣宰封印而進。其賫致役夫，倍給其直，為其道路多為毒熏，以致頭痛也。張康隨侍其父

⁴ 郭璞注（晉），邢昺疏（宋），《爾雅注疏》，中華書局（北京），1982年，頁2629。

⁵ 段玉裁（清），《說文解字注》，上海書店（上海），1992年，頁36。

⁶ 張鷟（唐），《朝野僉載》，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頁4。

⁷ 陳藏器撰（唐），尙志鈞 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2002年，頁360。

⁸ 段成式撰（唐），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頁169。

宰漢陽，備言之。⁹

按，江夏漢陽即今湖北武漢漢陽地區。此故事對毒菌之毒作了異常誇大的描述，卻反而稱此種毒菌每年用來貢進。毒物進貢並不費解。《宋史》之《徽宗本紀》載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秋七月……戊寅，焚苑東門所儲毒藥可以殺人者，仍禁勿得複貢。」¹⁰可見毒物進貢確有其事。至於其入貢毒物之用途，仍有待詳考，此不贅述。

北宋陶穀《清異錄》之〈蔬菜門〉「休休散」條：

湖湘習爲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覆，幾旬則生菌蕈，發根自蛇骨出，候肥盛採之，令幹，搗末，糝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號爲「休休散」。¹¹

按，此處所記湖湘（湖南）習俗，與上文的嶺南惡習大致相同，只是用大蛇取代了人。「休休散」之「休休」，大概指「命且休矣」之意。朝鮮金禮蒙等《醫方類聚》中也有一則與之類似的敘述：「取毒蛇殺之，以草覆上，以水灑之，數日菌生其上，取爲末，酒調以毒人，始亦無患，再飲酒即毒發立死。」（《醫方類聚》卷一百六十三「解毒門」引《是齋醫方》之「解毒」條）¹²

北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五「菌大如車蓋」條：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爲饌，食者輒死。¹³

北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五「食蝦蟆野菌」條：

淳化中有民支氏，于昭覺寺設齋寺僧，市野甚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爲齋食。衆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盞，不過再三，其毒即解。當時甚救得人。夫菌蕈之物，皆是艸木變化，生樹者曰蕈，生于地者曰菌，皆濕氣鬱蒸而生。又有生于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誤以爲靈芝，食而速死。故書之警其誤矣。¹⁴

按，這是發生在北宋四川成都的一則毒菌中毒事件（昭覺寺位於成都北郊）。考察原文，可知文中「野蕈」當即野菌之意。張華《博物志》云：「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榘。」其中「榘」即指菌。而「蕈」與「榘」二字書寫時有時互通¹⁵，故「野蕈」即野菌。另外，文中「蕈」當作「蕈」，或系《四庫全書》抄工之筆誤所致。

南宋洪邁《夷堅志》之〈甲志〉卷三「萬歲丹」條：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邀險牟利，儲藥害人。多殺蛇埋地中，覆之以苫，以水沃灌，久則蒸出菌蕈，採而曝幹，複入它藥。始生者，以食，人即死。恐爲累，不敢用，多取其次者。先以飼蛙，視其躍多寡以爲度，美其名爲「萬歲丹」。愚民有欲死其仇者，以數千金密市之。嘗有客至，欲置毒，誤中婦翁。翁歸而悟，已不可救。彬有弟曰正道，

⁹ 孫光憲（五代），《北夢瑣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1年，頁167。

¹⁰ 脫脫等（元），《宋史》，中華書局（北京），1977年，頁393。

¹¹ 陶穀（宋），《清異錄》，中國商業出版社（北京），1985年，頁43-44。

¹² 金禮蒙等輯（朝鮮），《醫方類聚》，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1年，頁698。

¹³ 彭乘輯撰（宋），孔凡禮點校，《墨客揮犀》，中華書局（北京），2002年，頁338。

¹⁴ 黃休復（宋），《茅亭客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⁵ 張玉書等（清），《康熙字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上海），2002年，頁483。

雅以爲非，不敢諫，至徙家避諸數十裏外。彬既老始悔，不復作，稍用僞物代之。藥既不驗，遂無售者。既死，貧甚，唯一子，丐食道亡，其後遂絕。嘗有裏胥督租，以語侵彬，彬怒，毒而飲之。胥行未幾，腦痛嘔血，亟反臥其門，大呼乞命。彬汲水飲之即愈，蓋有物以解其毒也（縣人董猷說）。¹⁶

按，這又是一則殺蛇以生毒菌，然後採獲以製作毒藥的故事，地點爲江西婺源。蛇與毒菌及其毒性之關係，古籍中多有敘述，詳見下文。

又《夷堅志》之《甲志》卷五「巾山菌」條：

台州資聖寺僧覺升，築庵巾山上。嘗早出戶，有大蟒橫道，命僕昇去之。是日，偶行松徑中，見數菌鮮澤可愛，即摘以歸。烹飪猶未熟，蛇以百數，繞釜蟠踞。升大懼，急入室坐榻上。方欲就枕，則滿榻皆蛇，不可複避，而同室僧皆無所睹，升即死。¹⁷

按，這則故事很值得注意。毒菌中毒類型中有一類稱之爲「神經精神型」，表現爲中毒者精神錯亂、產生幻覺。¹⁸文中稱「烹飪猶未熟」，暗示寺僧覺升或許嘗過一口；而覺升恐懼地發現「滿榻皆蛇，不可複避」的情景，則很可能是中毒后產生的幻覺。因爲實際上「同室僧皆無所睹」，亦即根本無蛇出現。

《夷堅志》中還有相關佚文爲他書所引：

崇寧間，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五僧行山間，得蕈一叢甚大，摘而煮食之，至夜發吐，三人急採鴛鴦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啖，吐至死。此草藤蔓而生，對開黃白花，傍水處多有之，治癰疽腫毒有奇功。或服或敷或洗，皆可。今人謂之金銀花，又曰老翁須。¹⁹

按，此條出《名醫類案》卷十二。這又是一則僧人因採食毒菌而中毒的故事。不過此處的解毒方法並非《茅亭客話》中的「地漿」，而是金銀花 (*Lonicera Japonica*)。文中還不經意地提到了對照，即有兩人不肯啖金銀花，結果斃命。說明金銀花治療菌毒確是有效的。

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蕈毒」條，其中除引用了兩則不見于今本《夷堅志》的佚文外，還自記了兩則故事，現抄錄如下：

《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筆者按：「簞」字當作「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揚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複賜靈隱。適貯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²⁰此事關涉尤大。

¹⁶ 洪邁撰（宋），何卓點校，《夷堅志》，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頁20。

¹⁷ 洪邁撰（宋），何卓點校，《夷堅志》，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頁37-38。

¹⁸ 卯曉嵐，《毒蘑菇識別》，科學普及出版社（北京），1987年，頁170-171。

¹⁹ 洪邁撰（宋），何卓點校，《夷堅志》，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頁1796。

²⁰ 在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中，靈隱寺毒菌的故事有了更詳細的發揮：

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爲珍品，不敢食，獻于揚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爲玉食。」奏進于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複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于寺也。複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爭舐之，一時狂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厨，必遭誅戮。」亟瘞諸地。蓋萬乘所禦，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禍。（《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四〈委巷叢談〉）

而到了明謝肇淛《五雜俎》中，此故事中的地點和人物又發生了變化：

宋吳山寺產菇，大如盤，五色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複詔還寺。往返既

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並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游山得奇菌，歸作糜供眾。毒發，僧行死者十余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鄰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眾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嘔血殞命，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于毒。嗚呼！殆哉！²¹

按，上述《夷堅志》所載江西金溪縣一家六人中菌毒而死的故事，以及靈隱寺毒菌的故事；周密所記日本僧寧死於菌毒而不肯食糞解毒的故事，臨安一民家三人中菌毒倚壁抱柱而死的故事，讀來無不令人感到痛惜和驚險。後世類書、筆記對此也多有轉引。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四〈委巷叢談〉中，除了轉述靈隱寺毒菌的故事外，還記了一則小故事：

有圓頭而細腳者，名為丁蕈。元時，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云：「頭子光光腳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腳僧。」

22

按，元人楊渠南的打油詩也間接地反映了當時僧人誤食毒菌而死的情況是不稀奇的。提到詩，明徐賁《北郭集》卷二〈菜蕈為永嘉余唐卿右司賦〉中也有兩句詩和毒菌有關：「蕈毒咲非喜，芥辛泣詎戚。」²³詩中提及因誤食某種毒菌而發笑的癥狀。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十〈物部二〉中，除了轉引靈隱寺毒菌、金溪田僕食蕈、日本僧人定心中菌毒等故事外，還記載了兩則故事：

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柳子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剋油作菜油，市人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慎也。……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行者，于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

24

按，「笑矣乎」典故出自北宋陶穀《清異錄》之〈蔬菜門〉「笑矣乎」條10。文中所謂食之令人笑不止的毒菌，其實是一種能引起人神經興奮、產生幻覺的大型真菌，如橘黃裸傘（*Gymnopilus junonius*）就是一種著名的能引起人大笑不止的毒菌。另外，閩人取菌剋油作菜油用，雖偶有毒菌混入而致中毒的情況，但這一風俗亦是罕有聽聞的。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飲食類〉「菌柄」條引《異苑》云：

交趾有菌，其葉塗人，舉體菌生，隨即腐爛；食之即笑不止，松葉解之。²⁵

按，文中的交趾即今越南；「葉」表明這可能是一種類似于木耳的膠質葉狀的大型真菌；「舉體菌生」的對象應為死人。從這則異聞可以看出，當地人有意培養這種能令

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懼，瘞之。（《五雜俎》卷十〈物部二〉）

²¹ 周密撰（宋），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中華書局（北京），1988年，頁17-18。

²² 田汝成（明），《西湖游覽志餘》，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頁438。

²³ 徐賁（明），《北郭集》，四部叢刊三編本。

²⁴ 謝肇淛（明），《五雜俎》，上海書店（上海），2001年，頁208-209。

²⁵ 方以智（明），《物理小識》，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年，頁152。

人大笑的毒菌；其所以如此，可能跟當地宗教活動有關。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十一載：

予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舒崇）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一日得佳菌，烹而食之，皆死。予常與人言以為戒。²⁶

清吳林《吳蕈譜》載：

鏡水忍可禪師在寧國山中，一日與僧三、四人食蕈，俱中毒，剎那間二便頻遺，身軟口喏，正窘急時歛有市藥者上山。僧眾言其故，隨以甘草濃煎灌之，同時獲愈，至今猶敗面喏口。深山中而得此人，非佛之相拯耶？否則幾至喪身失命。忍公常為予道之。

又陽山西花巷有人在一荒墩上采菌一叢，煮而食之，率然毒發，膚如琉璃。使人往采蕈處察之，見菌叢生如故，即掘之，見一古冢，滿中是蛇。即以甘草煎湯啜之，尋愈。

27

清徐珂《清稗類鈔》之〈疾病類〉「張孝廉得狂疾」條：

鄂垣張孝廉，名下士也，以事實近陰私，談者諱其名。……張遂逐鏡試之，見第一箱揭影，辨得前生為紀文達公，……至第九則今世矣。其箱中則現妻死已葬，繼妻與妾不和狀、本身氣惱成癲狀、忽將碗盞擲碎一一吞下狀、誤食毒菌肢體青腫狀。²⁸

按，這則短小說稱張孝廉發瘋后，曾在箱內看到自己因誤食毒菌而肢體青腫的樣子。此雖為小說，然亦傳達了有關毒菌中毒后肢體反應的信息。

又同書《飲食類》「僧食麵致命」條：

道光時，蘇州寒山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掛單者，凡一百四十餘人。一日，忽盡死於寺。鄉保為之報縣，縣令往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令問僧食何物，對曰：「食麵。」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為主僧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有二蕈，紫色鮮豔，其大經尺，因搗以調羹澆湯。但覺其香味鮮美，未及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令使導至後園採蕈處，復見有蕈二枚，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蕈，蕈下有兩大穴。令復集夫役持鋤，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碗者。蓋兩穴口為眾蛇出入之所，蕈乃蛇之毒氣所噓以成者。諸僧既皆食之，遂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²⁹

又《飲食類》「媪食菌而笑」條：

菌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人呼之為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實有毒，笑而不已，久之必死。光緒時，吳下馬醫科巷俞曲園太史之鄰潘家有一媪，潘某之妻母也，食菌後，覺腹中有異，乃就牀臥。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僕，遂伏地狂笑。其

²⁶ 王士禎（清），《香祖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年，頁213。

²⁷ 吳林（清），《吳蕈譜》，見：顧沅（清），《賜硯堂叢書新編》（乙集），清道光十年長洲顧氏刊本。

²⁸ 徐珂（清），《清稗類鈔》，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頁3532-3533。

²⁹ 徐珂（清），《清稗類鈔》，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頁6394。

女驚惶失措，以俞家時有藥餌饋送比鄰，乃踵門問焉。俞因檢經驗良方，知食笑菌者，以薛荔煎湯可治之。適牆頭有此種，乃採一束煎湯以與之。飲後，須臾笑止，得無恙。

30

按，俞曲園即俞樾，為清末樸學大家。此則故事對笑菌中毒癥狀的描寫甚為細致。上文已提及這類能引起人大笑的大型真菌，如橘黃裸傘（*Gymnopilus junonius*）。俞樾用薛荔（*Ficus pumila*）治療笑菌中毒，效果明顯。

三、毒菌之毒性

（一）、關於毒菌及其毒性之一般性記載

除了具體的毒菌中毒事件和奇風異事外，古人對毒菌及其毒性往往有不少一般性的記錄，現整理如下（轉引之條目不再贅錄）：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榘，食之有味而忽毒殺。（西晉張華《博物志》「異草木」條）³¹

山中有毒菌，人不識，煮食之，無不死。（梁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地漿」條）³²

野菌子有數般，槐樹上生者良；野田中者，恐有毒，殺人。（唐孟詵等《食療本草》「菌子」條）³³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為「笑矣乎」。（北宋陶穀《清異錄》）

10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北宋葉夢得《乙卯避暑錄》）³⁴

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蠱氣所成，食之殺人，甚美有惡，宜在所黜。（南宋陳仁玉《菌譜》）³⁵

夏秋月雜菇蕈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吃。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見王狀元夔府十誠）。（南宋俞成《螢雪叢說》「戒食菰蕈」條）³⁶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蕈毒」條）²⁰

野蕈如赤菇、黃耳、皆可食，然辨之不精，多能毒人，雖甘，無益也，不復具載。（元《王禎農書》之《百穀譜集之四》）³⁷

有草毒、蟲毒、酒毒、果實毒、菌蕈毒、金石毒。（元王與《無冤錄》「中毒」條）

³⁰ 徐珂（清），《清稗類鈔》，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頁6520-6521。

³¹ 張華撰（晉），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頁39。

³² 陶弘景編（梁），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輯校》，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94年，頁182-183。

³³ 孟詵、張鼎撰（唐），謝海洲等輯，《食療本草》，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4年，頁13。

³⁴ 葉夢得（宋），《乙卯避暑錄》，見：陶宗儀輯（明），《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8年，頁167。

³⁵ 蘆笛，《〈菌譜〉的校正》，《浙江食用菌》，2010年，第18卷第4期，頁50-52。

³⁶ 俞成（宋），《螢雪叢說》，見：左圭（宋），《左氏百川學海》（戊集上），民國丁卯陶氏涉園影宋咸淳本。

³⁷ 王禎著（元），王毓瑚校，《王禎農書》，農業出版社（北京），1981年，頁111。

菌，雨後彌山遍野，春時尤盛，然螫後蟲蛇始出，有毒者最多，山中人能辨之。
(明文震亨《長物志》「菌」字條)³⁹

菌毒往往至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清王士禛《香祖筆記》)²⁵

東南山谷間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清吳林《吳葦譜》)²⁶

值得一提的是，少數民族醫籍元代《回回藥方》(現僅存殘本四卷)「目錄卷之下」所載卷三十五目錄中「衆毒門」之「說衆毒物類」中，有「又說蘑菇紅者」條。⁴⁰可見此書認為紅色蘑菇是有毒的。以現代真菌學知識來看，大型真菌有毒與否，與其外在色彩並無必然聯繫，例如菌蓋同為紅色的毒蠅鵝膏菌(*Amanita muscaria*)和正紅菇(*Russula vinosa*)，前者是著名的毒菌，而後者則是著名的美味。又如南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十載：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⁴¹

文中所稱明教即摩尼教，唐時由新疆傳入中國，宋時曾組織過方臘起義。陸游《渭南文集》對此教亦有記載。摩尼教徒行素食，而食用菌則又是素食中的美味，故而此處說中國閩中地區的教徒「食必紅蕈。」可見這種紅色的大型真菌完全是可食的。可惜《回回藥方》卷三十五的正文已經失傳，只剩下了目錄，也許正文中會有更多具體的紅色蘑菇的例子供後人研讀亦未可知。

(二)、毒菌及其毒性之辨別

生活中人們採食大型真菌的過程中時常會發生中毒事件，這自然引起了周圍人，尤其是醫家的注意。如何避免採食毒菌則成了一件棘手而有意義的事情。且看古人是如何總結的(轉引之條目不再贅錄)：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方論》)⁴²

夜中光者有毒；煮不熟者有毒；煮訖照人無影者有毒；有惡蟲鳥從下過者有毒；欲爛無蟲者有毒。冬春無毒，及秋夏有毒者，為蛇過也。(唐陳藏器《本草拾遺》「毒菌」條)⁴³

木耳……采歸色變者有毒；夜中現光有毒；欲爛不生蟲者有毒。(唐陳藏器《本草

³⁸王與撰(元)，楊奉琨校注，《無冤錄校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1987年，頁8。

³⁹文震亨撰(明)，陳植校注，楊超伯校訂，《長物志校注》，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南京)，1984年，頁385。

⁴⁰佚名撰(元)，宋峴考釋，《回回藥方考釋》(下冊)，中華書局(北京)，2000年，頁103。

⁴¹陸游(宋)，《老學菴筆記》，中華書局(北京)，1997年，頁125。

⁴²張仲景撰(漢)，(晉)王叔和整理，《金匱要略方論》，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2006年，頁120。

⁴³陳藏器撰(唐)，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2002年，頁122。

拾遺》「諸木有毒」條)⁴⁴

採歸色變者有毒；夜中有光者有毒；煮不熟者有毒；蓋仰者有毒。又冬春無毒，秋夏有毒，為蛇過也；冬生白軟者無毒，久食利腸胃。(唐陳藏器《本草拾遺》「木菌」條)

45

凡菌為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殺人。(北宋彭乘《墨客揮犀》「菌大如車蓋」條)¹²

蕈下無紋者有毒。(明代宋詡《竹嶼山房雜部》)⁴⁶

初採得，與米飯同炒，如飯黑者，有毒，食之即死。(明劉文泰《本草品彙精要》「蘑菇」條)⁴⁷

凡煮菌，投以薑屑、飯粒，若色黑者殺人，否則無毒。(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土菌」條引汪穎說)⁴⁸

凡菌為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明謝肇淛《五雜俎·物部二》)²³

以燈心草和蕈煮，或以銀簪淬之，燈心與簪色黑即有毒。(明方以智《物理小識》「辨蕈毒」條)⁴⁹

其背光者，朝菌有夜光者，煮不熟者，湯照人無影者，殺人，以夏秋間毒蟲行吐涎生也。(明方以智《物理小識》「菌榭」條)²⁴

惟鄉人出售之鮮蕈，恒混有野蕈、木蕈、濕地蕈、羊齒蕈等，均含毒質，食之有害。其辨別之法：凡蕈之呈鮮美色澤者，為柔軟之粘質而多水分者，蕈中放出惡臭之氣味者，有苦味、鹹味、澀味、辛味者，斷之有乳汁狀液體流出者，截斷一部曬於日光中而變青綠色或褐色者，蕈面於夜間放綠色之磷光者，皆有毒，不可食。反是，凡生於松林之蕈，無以上之特徵，則食之無害。(清徐珂《清稗類鈔》「炒松蕈」條)²⁹

以上判別毒菌及其毒性的方法，大致分為：形態（如「仰卷」、「蓋仰」）；色澤及其變化（如「赤色」、「採歸色變」）；發光（如「夜中有光」、「放綠色之磷光」）；菌體水分和粘液狀況（如「粘質而多水分」）；氣味（如「惡臭」）；口味（如「苦味」、「辛味」）；傷害反應（如「斷之有乳汁狀液體流出」）；蟲害情況（如「欲爛不生蟲者」）；季節（如「冬春無毒」、「秋夏有毒」）；烹飪異常（如「煮不熟」、「菌為羹，照人無影」）；與其它材料之反應（如以「薑屑」、「飯粒」、「燈心草」、「銀簪」變黑）等。在這些方法之中，可以說沒有一種是完全可靠的。例如，平菇（*Pleurotus ostreatus*）可食，其子實體長到一定程度后也會產生菌蓋外翻的現象，而有毒的亮耳菌（*Lampteromyces luminescens*）則形態與之極為相似；有毒的發光臍菇（*Omphalotus olearius*）的菌褶晚上會發光，而可食用的密環菌（*Armillaria mellea*）菌索或菌絲體也能在夜中發出螢光⁵⁰；可食用的長

⁴⁴ 陳藏器撰（唐），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2002年，頁187。

⁴⁵ 陳藏器撰（唐），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2002年，頁188。

⁴⁶ 宋詡（明），《竹嶼山房雜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⁷ 劉文泰（明），《本草品彙精要》，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2年，頁878。

⁴⁸ 李時珍（明），《本草綱目》，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75年，頁1720。

⁴⁹ 方以智（明），《物理小識》，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年，頁146。

⁵⁰ 蘆笛，〈71種能發螢光的大型真菌〉，《食藥用菌》，2011年，第19卷第5期，頁55-57。

裙竹蓐 (*Dictyophora indusiata*) 的菌蓋也有臭味；可供食用的白乳菇 (*Lactarius piperatus*) 受傷後會流出汁液，口味辛辣，秋季也很常見；菌蓋紅色的正紅菇 (*Russula vinosa*) 也可食用。而通過用「薑屑」、「飯粒」、「燈心草」以及「銀簪」與毒菌反應變黑來判斷其為毒菌的方法，筆者雖未親驗，但認為大抵是不可靠的，例如銀簪變黑可由硫化物引起，而硫化物與毒菌體內之毒素並無必然聯繫。

(三)、毒菌中毒之癥狀

人們誤食毒菌，其反應中毒反應如何呢？古人對此亦不乏記載，茲彙列如下（轉引之條目不再贅錄）：

食諸菌中毒，悶亂欲死……食楓柱菌而哭不止。（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方論》）⁴¹

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西晉張華《博物志》「異草木」條）³⁰

市野甚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為齋食。衆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又有生于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誤以為靈芝，食而速死。（北宋黃休復《茅亭客話》「食蝦蟆野菌」條）¹³

若誤食之，令人吐利不已（心腹切痛），甚者身黑而死。（北宋趙佶《聖濟總錄》「食諸菜蕈菌中毒」條）⁵¹

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五僧行山間，得蕈一叢甚大，摘而煮食之，至夜發吐，三人急採鴛鴦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啖，吐至死。（南宋洪邁《夷堅志》）¹⁸

《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殞命六人……。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僧德明，游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余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鄰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嘔血殞命，倚壁抱柱而死矣。（南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蕈毒」條）²⁰

手腳指甲及身上青黑色，口鼻內多出血，皮肉多裂，舌與糞門皆露出，乃是中藥毒、菌蕈毒之狀。（南宋宋慈《洗冤集錄》「服毒」條）⁵²

杜蕈者，生土中……食之殺人……凡中其毒者必笑。（南宋陳仁玉《菌譜》）³⁴

朽木生蕈，腐土生菌……若誤食之，令人吐利不已，心腹切痛，甚者身黑而死。……出于樹者為蕈，生于地者為菌……有毒者，人食遇此毒多至於死，甚迅速也；其不死者，猶能令人煩悶吐利，時久始醒也。（明朱橚等《普濟方》「解食諸菜果蕈菌中毒」部分）

53

更有數種含毒之蕈，誤食即死。（清徐珂《清稗類鈔》「飲食之衛生」條）⁵⁴

九月勿食土菌，誤食，笑不止而死。（清徐珂《清稗類鈔》「食物之所忌」條）⁵⁵

⁵¹趙佶（宋），《聖濟總錄》，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2年，頁2399。

⁵²宋慈撰（宋），楊奉琨校譯，《洗冤集錄校譯》，群眾出版社（北京），1982年，頁73。

⁵³朱橚（明），《普濟方》，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59年，頁4175-4178。

⁵⁴徐珂（清），《清稗類鈔》，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頁6235。

潘家有一媪，潘某之妻母也，食菌後，覺腹中有異，乃就床臥。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僕，遂伏地狂笑。(清徐珂《清稗類鈔》「媪食菌而笑」條)²⁹

鏡水忍可禪師在寧國山中，一日與僧三、四人食葷，俱中毒，剎那間二便頻遺，身軟口喏……至今猶敗面喏口。……又陽山西花巷有人在一荒墩上采菌一叢，煮而食之，率然毒發，膚如琉璃。(清吳林《吳葷譜》)²⁶

由上觀之，古人所記毒菌中毒反應有以下數種：哭、笑、笑不止而死、悶亂欲死、速死、身黑而死、煩悶吐利，時久始醒、吐瀉或吐利（即上吐下瀉）、吐、吐至死、嘔血殞命、（犬）跳躍而死、（於屋內）撞突有聲、心腹切痛、指甲及身體青黑色、口鼻內出血、皮肉開裂、舌頭與糞門露出、二便頻遺（即大小便失禁）、身軟口喏（喏：嘴合不上）、敗面喏口（喏：嘴歪）、膚理拆裂而死、膚如琉璃等。其中哭、笑、撞突有聲等反應為神經精神型毒菌引起，如橘黃裸傘 (*Gymnopilus junonius*) 和毒蠅鵝膏菌 (*Amanita muscaria*)；嘔吐、下泄等反應為腸胃炎型毒菌所引起，如月夜菌 (*Omphalotus japonicus*)⁵⁶；嘔血、口鼻內出血等反應為溶血型毒菌引起，如鹿花菌 (*Gyromitra esculenta*)；煩悶吐利，時久始醒等反應為呼吸與循環衰竭型毒菌引起，如亞稀褶黑菇 (*Russula subnigricans*)；皮膚異樣等反應為光過敏性皮炎性毒菌，如葉狀耳盤菌 (*Cordierites frondosa*)。

(四)、關於毒菌毒性成因之討論

毒菌及其毒性是如何產生的呢？古人對此也有一些不同的觀點，現引述如下（轉引之條目不再贅錄）：

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榘，食之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西晉張華《博物志》「異草木」條)³⁰

木耳，惡蛇蟲從下過有毒，生楓木上者令人笑不止。(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諸木有毒」條)⁴³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熏蒸也。(北宋葉夢得《乙卯避暑錄》)³³

朽木生葷，腐土生菌，二者皆陰濕之氣，蒸鬱所生也。既非沖和所產，性必有毒。(北宋趙佶《聖濟總錄》「食諸菜葷菌中毒」條)⁵⁰

杜葷者，生土中，俗言毒蠱氣所成，食之殺人。(南宋陳仁玉《菌譜》)³⁴

菌、葷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熏蒸，易中其毒。(明謝肇淛《五雜俎》)²³

葷之為物也，無根無蒂，忽然而生，蓋山川草木之氣，結而成形者也，然有形而無體。凡物有體者必有渣滓，既無渣滓，是無體也。無體之物，猶未離乎氣也。食此物者，猶吸山川草木之氣，未有無益于人者也。其有毒而能殺人者，《本草》云以蛇蟲行之故。予曰：不然。葷大幾何，蛇蟲能行其上？況又極弱極脆而不能載乎！蓋地之下有蛇蟲，葷生其上，適為毒氣所鐘，故能害人。毒氣所鐘者能害人，則為清虛之氣所鐘者，其能

⁵⁵ 徐珂(清)，《清稗類鈔》，中華書局(北京)，1986年，頁6238。

⁵⁶ 周春萍，〈貴州首次報道的兩種新毒菌〉，《微生物學通報》，1990年，第17卷第2期，頁74-76。

益人可知矣。（清李漁《閑情偶寄》「蕈」字條）⁵⁷

夏秋雜菇蕈皆是惡蟲蛇氣結成。（清吳林《吳蕈譜》）²⁶

由上可知，古人大多把毒菌之毒性歸於毒蛇、毒蟲的接觸或所謂「熏蒸」所致。對於這種荒謬而且陳陳相因的觀點，李漁雖試圖駁斥毒菌毒性由毒蛇毒蟲接觸而造成的觀點，但卻認為其毒性是由地下毒蛇毒蟲之毒氣轉移至毒菌體內的，亦即前人所謂「熏蒸」。只有少數人認為其毒性是產生於毒菌自身（如《博物志》所云）。《清稗類鈔》「僧食麵致命」條（見第二部份）稱寒山蘇一百四十餘人中菌毒而死，而這種毒菌的生長地下面卻被發現有數百尾赤練毒蛇。這種發現或許是必然的吧？

四、小結

古人採食食用菌時，往往會因誤採毒菌而發生食用后中毒現象。關於毒菌中毒的具體事件、毒性的一般性描述、毒菌及其毒性之辨別、中毒癥狀、毒性成因等，歷代筆記和醫籍等多有記載（詳見上文）。那麼，為什麼在分類學和毒理學更為完備和科學的今天，還經常會發生毒菌中毒事件呢？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發現，古人辨別毒菌的方法並不完全可靠，而其中有些則仍被今人所採用，例如我們常常被告知勿採勿食顏色鮮豔的蘑菇（因為它們被認為是有毒的）。大型真菌形態較小，不像絕大多數植物那樣具有很多器官分化的特徵可供區分，子實體外在特徵在生長髮育的不同時期也有較大變化。而且，部份毒菌的毒性也是相對的，與大型真菌的種類、人的體質、食用量、食用方式等均有關係。翻開任何一部真菌志，我們總很看到「食毒不明」之類的字眼。現代真菌學知識表明，要在野外成功地鑒別一種大型真菌的食毒情況，即使專業的真菌學家也難以一錘定音。例如可食的隱花青鵝膏菌（*Amanita manginiana*）和劇毒的毒鵝膏菌（*Amanita phalloides*）都具有極為相似的外在特徵，極易混淆判斷。此外，毒菌數量眾多，而古人識別之數卻很有限（通常以「毒菌」、「毒蕈」等詞籠統稱呼），加之毒菌中毒的類型又分多種（見第三部份第三小節），這就給對癥治療造成了困難。古人雖對毒菌中毒癥狀描述準確，但是卻沒有總結出可靠的辨別毒菌的方法，其中也有一部份重要原因在於：他們往往把毒菌的毒性歸結為毒蛇、毒蟲等外部因素。這從反面暗示了古人通常認為大型真菌都是可食用的（只有與毒蛇毒蟲接觸才會沾染毒性）。此外，通過文獻研究，我們會發現，古人遇到毒菌時所面臨的困難，至今仍然困擾着我們自己。要克服這些困難，看來仍有待將來科學之普及和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張仲景撰（漢），（晉）王叔和整理，《金匱要略方論》，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北京），2006年。

張華撰（晉），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中華書局（北京），1980年。

葛洪撰（晉），王均寧點校，《肘後備急方》，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天津），2000年。

郭璞注（晉），邢昺疏（宋），《爾雅注疏》，中華書局（北京），1982年。

⁵⁷ 李漁撰，單錦珩點校，〈閑情偶寄〉，《李漁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1，頁237。

- 陶弘景編(梁), 尚志鈞, 尚元勝 輯校,《本草經輯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94 年。
- 張鷟(唐),《朝野僉載》, 中華書局(北京), 1979 年。
- 陳藏器撰(唐), 尚志鈞輯釋,《〈本草拾遺〉輯釋》,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 2002 年。
- 段成式撰(唐), 方南生 點校,《酉陽雜俎》, 中華書局(北京), 1981 年。
- 孟詵、張鼎撰(唐), 謝海洲等輯,《食療本草》,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84 年。
- 孫思邈撰(唐), 李景榮等校釋,《備急千金要方校釋》,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98 年。
- 孫思邈(唐),《千金翼方》,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55 年。
- 段公路(唐),《北戶錄》, 廣陵書社(揚州), 2003 年。
- 劉恂 撰(唐), 魯迅 校,《嶺表錄異》, 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 1983 年。
- 孫光憲(五代),《北夢瑣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1981 年。
- 日華子集(五代), 尚志鈞 輯釋,《日華子本草》,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 2005 年。
- 陶穀(宋),《清異錄》, 中國商業出版社(北京), 1985 年。
- 彭乘輯撰(宋), 孔凡禮 點校,《墨客揮犀》, 中華書局(北京), 2002 年。
- 葉夢得(宋),《乙卯避暑錄》, 見: 陶宗儀 輯(明),《說郛三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1988 年。
- 黃休復(宋),《茅亭客話》,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王懷隱 等(宋),《太平聖惠方》,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58 年。
- 寇宗奭撰(宋), 顏正華等點校,《本草衍義》,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90。
- 唐慎微撰(宋), 尚志鈞等校點,《證類本草》, 華夏出版社(北京), 1993 年。
- 洪邁 撰(宋), 何卓 點校,《夷堅志》, 中華書局(北京), 1981 年。
- 俞成(宋),《螢雪叢說》, 見: 左圭(宋),《左氏百川學海》(戊集上), 民國丁卯陶氏涉園影宋咸淳本。
- 周密撰(宋), 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 中華書局(北京), 1988 年。
- 趙佶(宋),《聖濟總錄》,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82 年。
- 宋慈撰(宋), 楊奉琨 校譯,《洗冤集錄校譯》, 群眾出版社(北京), 1982 年。
- 陸游(宋),《老學菴筆記》, 中華書局(北京), 1997 年。
- 王禎著(元), 王毓瑚 校,《王禎農書》, 農業出版社(北京), 1981 年。
- 王與撰(元), 楊奉琨 校注,《無冤錄校注》,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 1987 年。
- 佚名撰(元), 宋峴 考釋,《回回藥方考釋》(下冊), 中華書局(北京), 2000 年。
- 王汝懋(元),《山居四要》, 明代胡文煥壽養叢書本。
- 張時徹(明),《急救良方》, 中醫古籍出版社(北京), 1987 年。
- 朱橚(明),《普濟方》, 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 1959 年。
- 田汝成(明),《西湖游覽志餘》,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1980 年。
- 徐賁(明),《北郭集》, 四部叢刊三編本。

文震亨撰（明），陳植校注，楊超伯 校訂，《長物志校注》，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南京），1984 年。

謝肇淛（明），《五雜俎》，上海書店（上海），2001 年。

宋詡（明），《竹嶼山房雜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文泰（明），《本草品彙精要》，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2 年。

李時珍（明），《本草綱目》，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75 年。

方以智（明），《物理小識》，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 年。

張玉書等（清），《康熙字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上海），2002 年。

王士禛（清），《香祖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 年。

吳林（清），《吳葦譜》，見：顧沅（清），《賜硯堂叢書新編》（乙集），清道光十年長洲顧氏刊本。

汪昂（清），《本草備要》，重慶大學出版社（重慶），1996 年。

趙學敏（清），《本草綱目拾遺》，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3 年。

黃宮綉（清），《本草求真》，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1979 年。

李漁 撰（清），單錦珩 點校，《閑情偶寄》，見：《李漁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1 年。

段玉裁（清），《說文解字注》，上海書店（上海），1992 年。

徐珂（清），《清稗類鈔》，中華書局（北京），1986 年。

金禮蒙等輯（朝鮮），《醫方類聚》，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81 年。

收件日期：2012 年 6 月 12 日

定稿日期：2012 年 8 月 8 日

Records of Toadstools and Their Toxicity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Lu Di

(University of Kent, Correspondence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A great number of the records of toadstools are scattered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which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xploring ancient Chi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 toadstools. These records can be catalogued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incident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general descriptions of toadstools and their toxicity, discrimination of toadstools and their toxicity, toadstool poisoning symptoms,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toadstool toxicity (remedies for toadstool poisoning will be surveyed in another paper). Throug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se texts,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ancients gave plenty of detailed account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symptoms, they didn't developed authentic methods of distinguishing toadstools from edible macrofungi, which is why the incidents of toadstool poisoning occurred among the ancient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the reason why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hadn't succeeded in acquiring effective ways of curing toadstool poisoning lies in the difficulties in discrimination,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the ancients attributed th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toadstool toxicity to ex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Macrofungi, Toadstool, Toxicity, History of Science